

撰文 / 张旭南 摄影 / 喻国雄

# 女人的欲望街车

——现代侵入传统的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

在台湾,京剧现代化的题材与形式,历经多年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自由宽广的挥发空间;同时也因为主流的爱好,要求一个文学性的、优雅性的文本议题也成为京剧标准的框架。因此,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在这一片形而上的标准下获选演出,必须佩服及感谢 2005 新点子剧展评选人大胆的勇气以及冒险的精神。

从上述的形容可以看出,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是绝对偏离主流思潮的一部作品。荒谬逻辑的剧情发展,多元素材的拼贴混合,现代语汇的指涉运用,用现代风貌“侵入”传统内涵,种种的理想与实验,都是尝试把这出戏以后现代荒谬精神作一呈现,而这种非正经取向的形式,正逆流在台湾京剧的长河中。

首先以文本来看,《谁》剧的创作灵感受到法国剧作家惹内剧作《女仆》的影响,其中的女仆形象视为《谁》剧人物的雏型,但整体剧情发展两者则有极大的差异,不过剧中仍援引部分原著的“脚色扮演”的桥段,而在其主题及精神上作不同的呈现。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呈现一个东方女人的世界、一个贫富阶级差距的社会,所发展出的荒诞情节。剧中的三位主角—沈姐儿(女仆)、狐妹儿(狐妖)及少奶奶,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阶级而产生权力的对立层次。剧中有现实(人)的一面,有神话(道、妖)的一面,交错进行;而三个女人三种心事,也在剧中交错铺陈。

剧分三幕六景,第一幕【对话】叙述吴家女仆沈姐儿和狐仙妹儿正在进行着霸占家产的密谋,狐妹儿身处在华丽的少奶奶宅房,竟陶醉其中,俨然当起少奶奶来了,女仆沈姐儿随着她演着戏,一起宣泄着心底对贫富阶级的忌妒与怨怒。戏演一半,少奶奶回来了,诉说着大少爷的不幸,以及想在演艺圈翻身的悲哀,六神无主之下,决定问道灵学大师王半仙。

第二幕【对抗】描述吴家少奶奶听从王半仙的指示,决定拜狐仙以助长自己的演艺生涯,同时将王半仙请到府中堪舆,为大少爷驱邪避灾。巧的是碰上了爱玩的狐仙妹儿,现形大闹王半仙,撕开了灵学大师的假象。

第三幕【对奕】则是演绎三个女人各怀鬼胎的心事。少

奶奶开出大好条件,要狐妹儿助她重登演艺事业。狐妹儿在物欲的诱惑下,心动背叛了沈姐儿,逼着她摊牌,道出了彼此的秘密。沈姐儿眼看事迹败露,奉上毒茶,狐妹儿不察,饮下。少奶奶则知悉她们的阴谋后狂奔而去,最后沈姐儿与狐妹儿同归于尽。

剧中我们看到一片华丽的表象,却隐藏着人类阴暗的内在世界,以致于剧中人物总是两付面孔,虚伪矫饰。幕起即以少奶奶与沈姐儿各诉心事的唱段带出序言,狐妹儿穿梭其中变化魔术,意味着“她”是人类心中所形塑出的标准女人模型。接着下一景从狐仙扮演少奶奶的身分开始,即有追求欲望的动作展现;舞台上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透视着剧中女人的心思、女人逐渐扭曲的形态,另一面的高镜则代表着孤芳自赏地俯瞰人间各种样貌的写意象征。王半仙的出现代表了灵学现象的兴起,神鬼之说,信者恒信,但反智的行为已悄悄渗透生活,主宰着剧中少奶奶的行为。主角狐妹儿是沈姐儿内心世界的反应,沈姐儿创造她、掌控她,在狐妹儿背叛下,沈姐儿决定结束她,也结束自己,这是一体两面的女人,被欲念主宰,也为欲望所伤。整体剧情看似顺势发展,其实,充斥着混乱的思维及现代错乱的价值观,剧中人不人、妖不妖,神怪灵异的现象充斥,凸显了《谁》剧中三个女人在疯狂的游戏中,所引发的现实层面与内在欲望的冲突,宛若搭上一趟欲望街车,有了起点,却找不到终点的无奈与荒谬。

从表演方面来看,京剧的“程序”表演是重要的元素,但在演员的“唱、念、做、打”上刻意尝试翻转传统行当的“流派”限制。原本定型为大家闺秀风范的梅(兰芳)派青衣,在剧中成了阴沉内敛的女仆;原本擅长俏丽活泼的荀(慧生)派花旦,则成了威严势利的大少奶奶;而狐妹儿一角更是需要跨越流派,发挥时而端庄、时而娇嗔的女性两面特质,因此,本剧演员的挑战即在于如何拆解传统表演程序来达到自我的突破,大幅降低了行当的符号,增加了人物写实的色彩。

剧中有大量的时事讽刺与现代语汇的运用,较具通俗与娱乐效果,给予年轻族群与戏曲接轨的便利途径。同时此剧加入许多魔幻的色彩,结合了现代舞蹈、特技的表演元素,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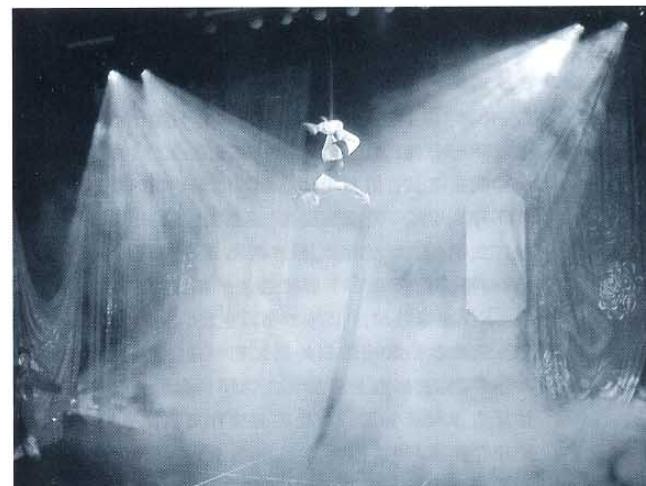
予了感官的刺激口味。此段呈现方式,我尝试以狐妹儿、少爷及狐显形的化身,三人以现代舞蹈的方式来暗喻情欲欢会的暧昧,同时融入了沈姐儿的京剧二黄的唱段,用截然不同的中、西风格,达到某种“矛盾”的平衡,这段的表现形式还曾被媒体形容成京剧惊异的“3P”演出。此外,我将狐妹儿用更具象的方式呈现,直接由一位法国表演者来饰演显形后的狐妖,她的表演着重于与道童追逐大战的部分,其演出方式是使用两条红布幔作表演,由往上攀爬、捆绑的方式,再往下坠落、翻滚,将人体在空中的肢体变化多样了起来,象征着如幻化狐仙一般,可上天下地,轻盈灵巧,添抹了一笔神话的色彩。因此,京剧程序、现代舞、特技三种风格迥异的表演艺术在此剧中作了一次拼贴混合,实验了京剧的各项可能性。

本剧的舞台装置是以东方文化融汇西方现代剧场形式而成,将传统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转化为八卦桌与二张红方凳,加上天幕上铺架了《易经》“河图洛书”,表示剧中充斥着八卦的暗喻;演员脚踩灯光划分的“九宫格”,藉以表现人生的命格如棋局摆布,更象征三个女人各怀心事的空间距离。舞台布景的设计概念是以粉色调来表现女人的特质,背景以印染画风的帐幔交错悬吊,隐约凸显“花”的形象来传达女性的阴柔面,同时布材以纱质来呈现半透明,女人心若海底针的象征,更藉以表现全剧的对立、明暗所交织的混乱关系。

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充满嬉戏、无厘头的,演员的创发能量惊人,虽然饰演少奶奶的李光玉、沈姐儿郭胜芳、狐妹儿彭湘时以及饰演王半仙的周陆麟都是从大剧场转战小剧场,传统表演程序根基深厚,都属硬底子演员,但在实验的过程中,其接受改变的空间也相当宽阔,尤其与来自法国的表演者贝喜跃之间的磨合,中西风格碰撞所产生的笑果,常使排练场变成即兴剧的呈现。中京院的编腔名家李门及李超两位老师为这出戏订了个轻快流畅的基调,把原本西皮二黄的曲式作一破立,甚至以“四三拍”(蹦恰恰)的板式来凸显剧中的荒诞性;而设计方面更集合了知名的服装设计林璟如、舞台设计容淑华、灯光设计杨一琳、编舞李晓蕾、锣鼓设计吕永辉等好友,彼此集思广益,共同为此剧添骨加肉,完成一出现代的实验京剧。

戏剧总是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缩影,姑且不论她是伟大的作品还是失败的作品,至少《谁都有秘密》在21世纪里的现代戏曲,尝试了许多新的可能,也颠覆了传统戏曲的惯性思维。

(张旭南:台湾戏曲专科学校讲师,《谁都有秘密》编导。)



责任编辑/白勇华

荒诞京剧《谁都有秘密》

台湾戏点子工作坊提供